

阅读周刊

24小时读者热线
96060

现代快报

— 提供周末另一种休闲 —

本叠与江苏都市网(www.js.cn)即时互动

中国在G8餐桌旁凑合吃点的时代过去了

美国大选为世界奉献了一部堪称精彩的好莱坞式政治大片。在经历了无尽的喧嚣和莫名的骚动之后,世界舆论不得不暂时按捺住兴奋,再一次将焦点对准东方。因为,中国出台的4万亿刺激经济方案,足以令世界震撼。4万亿人民币,也就是5860亿美元,那可是实打实的真金白银。经济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曾提出“中美国(Chimerica)”概念,他认为“中美国”是一个单一经济体,既包括中国,也包括美国,两个组成部分之间是建立在贸易和投资基础上的“共生关系”。不管他这说法有没有道理,至少中美两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已成事实。因此,中国大手笔的十大措施,自然让美国媒体怦然心动。

《今日美国》刊载戴维·尼可的专栏文章,称赞中国推出的经济刺激方案正当其时,还可以促使各国领袖为自己举步

维艰的经济加大油门。“美国之音”网站也发表亚微的专栏,认为中国的经济刺激方案,旨在通过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降低全球金融风暴带来的影响。文章分析,中国这个时候推出这一计划,就是在参加G20会议之前表明,中国会首先把自己的事做好,这样参加会议时,中国就可以回应让中国更多出手挽救其他国家的请求了。

英国媒体也不甘寂寞,《每日电讯报》发表马尔科姆·穆尔的专栏,认为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政”,不仅让亚洲市场兴奋不已,也向世界传达一个强烈信号。文章分析,这4万亿人民币的经济刺激方案,虽然从规模上说不如美国的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但它比美国的方案更广泛,涵盖面更广。《泰晤士报》也发表利奥·刘易斯的评论,标题是《正如奥运一样,北京的5860亿美元救市计划击败所有对手》。



11月10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省市区人民政府和国务院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会议。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路透社却据此判断中国经济必将软着陆,有点酸溜溜的味道。而《泰晤士报》发表的另一篇署名专栏《别指望中国拯

救世界》,则太春秋笔法了。文章暗示中国拿出3750亿英镑的经济刺激方案,给经济增长注入生气,但政治效应却不可

否认。作者还提醒英国首相,中国以自己的利益为主,布朗和其他人只能希望北京和世界各

国之间真的有着共生关系。在华尔街金融风暴刮起之初,德国和中国一样,也被很多人“期待”。这一次,德语媒体也在“期待”。“德国之声”援引《南德意志报》的评论,认为中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至今几乎没有受到金融危机的危害,但中国已可明显感受到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衰退。为了减缓经济急速变化带来的冲击力,中国需要快速增长。瑞士历史悠久的德文小报《新苏黎世报》则指出,中国对面临的经济下滑十分不安,消费者缺乏消费兴趣,所以才出台这一方案,试图通过巨额投资刺激国内需求。《商报》则评论,中国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从原则上来说,愿意防止世界经济进一步萧条,也希望在重建全球金融结构时拥有有分量的话语

权。承担全球责任的国家,也想参与全球决策的讨论,“对于中国来说,在八国集团餐桌旁凑合吃一点的时代过去了”。

与西方国家媒体的复杂心态相比,新加坡《联合早报》就显得更理性,更善意,在社论《中国救市举措有利于经济转型》中,旗帜鲜明地赞赏中国宣布的十项刺激经济措施。社论分析,与布什政府不久前宣布的7000亿美元救市资金相比,中国的救市方案有本质的不同,那就是中国用自己的钱、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刺激经济增长,促进经济转型,使外向型经济向内型经济进行战略大转移。在全球经济一片愁云惨雾的形势下,中国出台的救市方案自然就不同凡响。中国不仅具备自救能力,而且其稳定与发展就是对世界经济的实质性贡献。因此,在未来的国际经济秩序中,中国有理由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

(李鸿文 来源:中国青年报)

推迟退休会抢年轻人饭碗吗

在前不久举行的第三届中国劳动论坛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何平透露,相关部门正在酝酿条件成熟时延长法定退休年龄,有可能女职工从2010年开始,男职工从2015年开始,采取“小步渐进”的方式,每3年延迟1岁,逐步将法定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

这一消息立即成为社会公众热议的焦点。但记者观察到,反对的声音占了多数。

事实上,这项提议最早出现在新近出炉的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报告中。这份报告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执笔。

郑功成作为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战略研究项目组负责人,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独家专访,就“推迟退休年龄”所引发的诸多热点问题一作出回应。郑功成表示,延长退休年龄是人类预期寿命延长和人力资本投资年限不断延长的必然要求,是维护代际公平的必然选择,但确实需要理性而审慎地推进。

“不尽快研究延长退休年龄问题,是对子孙及未来不负责任的表现;而只考虑所谓养老金负担来延长退休年龄而不考虑现实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等问题,则是对当代人不负责任的表现。”郑功成强调。

有命交保 无命拿保?

一位湖北襄樊的网友说:“这无异于‘抢劫’,按平均寿命72岁算,65岁退休,只能拿7年的退休金,却要交几十年的养老金,这样的账谁都会算。”

还有人则情绪激动地说这是“有命交社保,没命拿社保”。

针对这类声音,郑功成解释说,目前,我国的退休年龄仍然沿袭上个世纪50年代的规定,即男职工年满60岁,女职工年满50岁。“现行退休年龄的规定,伴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延长和人均预期寿命的持续延长,直接导致了个人工作时间和整个生命周期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日益严重地损害着代际之间的公平,同时也对养老保险制度的财务可持续性构成

了挑战。”

数据显示,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人口平均寿命已从20世纪50年代的50岁左右,上升到2005年的72.0岁。据统计,2007年我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1.5340亿人,占总人口的11.6%;65岁及以上的人口达1.0636亿人,占总人口的8.1%;人口老龄化年均增长速度达到3.28%,约为总人口年均增长率(0.66%)的5倍。

郑功成说,从世界范围来看,发达国家的法定退休年龄通常在65岁以上,并且有逐渐延长退休年龄的趋势。从性别角度看,我国现行的退休年龄制度更不合理,女性的预期寿命更长,但退休年龄却要早于男性10岁或者5岁,这不仅造成了性别不平等,也影响了女性的养老金水平。

“人力资本投资周期的延长,可以维持劳动者在更长时间周期内的工作,这是延长退休年龄的另一个重要原因。”郑功成说,随着人们受教育年限的增加,人们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起始年龄逐步增加。统计资料显示,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由1982年的5.2年提升到2005年的7.83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平均起始年龄从16岁逐步上升到18岁,这两组指标还在持续攀升之中。

和年轻人抢饭碗?

反对“推迟退休年龄”的声音中,一种比较强烈的担忧是会对年轻人就业造成较大影响。

一位“坚决反对”的网友说:“我们毕业生现在找工作就很难,这不是在公然抢我们的饭碗吗?以后年轻人就业更是个问题了。”

郑功成说,从短期看,延长退休年龄会对我国就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取决于延长退休年龄的方式;而从长期来看,退休年龄的高低和宏观就业量不存在直接关系,延迟退休年龄与就业没有必然的联系。

“如果是一下子从50岁延长到65岁,或者从60岁延长到65岁,肯定会对就业格

局产生重大的影响,对青年人就业会造成不利。”郑功成肯定地说,“因此,延长退休年龄只能采取小步渐进的方式,即将这种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同时也维护不同年龄段的社会公平。”

“从宏观来看,一国的就业容量并不取决于退休人员所占岗位的数量,而是取决于经济发展所创造的就业岗位数量。”郑功成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新创造的就业岗位必然会持续增加,现阶段局部地区出现“用工荒”及劳动成本开始上升等现象,均表明人口红利期是不可持续的,劳动力可以“无限供给”的时代正在成为历史。

“10年后、20年后,尤其是30年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将发生质的变化,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将大幅度上升。按照现行年龄标准确定的老年劳动力、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都将成为就业市场上的有生力量。因此,现在开始考虑延长退休年龄,正是为了应对未来20~30年后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深刻变化的合理对策。”郑功成的理由是,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政府均不可能也不应当非理性地在短期内大幅度提高退休年龄,应对未来劳动力供求关系深刻变化需要提前做准备,以保证这一制度在公平、平稳的前提下逐渐过渡。

郑功成还指出,从表面上看,延长退休年龄会影响青年人就业,但在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上,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老年人就业和年轻人就业并不存在绝对的替代关系。由于退休年龄低,老年人“退而不休”的现象相当普遍,大量退休老人在从事着有收入报酬的劳动,从而并未从总量上释放出足够可供年轻人就业的岗位。

“因此,当前人们过分关注延长退休年龄对就业的影响,其实是没有考虑到多数老年人还在劳动的现象,忽略了50%以上的退休老年人事实上是‘退而不休’的客观事实,同时也忽略了国家不可能一步到位大跨度地将退休年龄提高。”他说。

“讨论延长退休年龄问题时特别需要理性。如果寿命延长是持续的,延长退休年龄就是必然的,在这种必然的趋势面前,需要讨论的其实不是延长不延长的问题,而是如何理性地延长的问题。如果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方式得当,其对就业等方面还具有积极意义。”郑功成列举说,这包括可以节约人力资源、增加国民收入,从而提供新的就业机会;能够对人口红利期的逐渐消失起到弥补作用等。

小步推进 允许弹性

对于女性职工而言,假设从2010年起,退休年龄从50(55)岁延长到2049年的65岁,则每年延长4~5个月(3个月)即可实现;对于男性职工而言,假设从2015年起,从60岁延长到2049年的65岁,则每年延长两个月即可提前实现。

“这种小步渐进的方式,虽然会使退休年龄延长目标的实现过程拉长,但能够将延长退休年龄对个人的影响降低到最小,符合社会公平原则,进而可以降低改革的压力。”郑功成说,“如果我们认可到2049年时可以实现男女退休年龄同龄,并将退休年龄达到65岁这样一个目标,从现在开始制定相关政策即是一种理性的取向。因为愈晚愈被动,愈晚愈不公平,愈晚愈对子孙不利也不见得有有利于当代人。”

此外,郑功成表示,考虑到目前女性退休年龄大大高于男性退休年龄,需要在一个相对长的周期内逐步提高退休年龄,因此,先开始提高女性退休年龄,过一段时间后,再延长男性退休年龄,最终在2049年前实现男女65岁同龄退休。在延长退休年龄时,还可以允许一定的弹性,适当地给劳动者尤其是女性劳动者一定的选择余地。

有人还指出,当年我国养老金出现巨大缺口,是准备推迟退休年龄的原因之一。有专家指出,在全球170多个已建立并运行多年养老保险制度的国家中,正面临日益严重的支付危机。据其测算,我国退休年

龄每延迟一年,养老统筹基金可增长40亿元,减支16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200亿元。

郑功成表示,他不同意将延长退休年龄取决于养老保险基金是否充足。“将延长退休年龄作为缓解养老保险基金的手段是一种误导,是将公共政策实用化的表现。因为寿命持续延长后,即使是养老保险基金充足,也应当适度延长退休年龄,这符合劳动者合理调整人生周期的要求和代际公平的要求;如果寿命没有延长或者延长有限,即使是养老保险基金不足,也不应当延长退休年龄。”

应在维护社会公平条件下推进

一位反对延长退休年龄的网友说:“我今年55岁了,现在记忆力就不如从前了,早已亚健康状态了,65岁我还能干什么呀?”

“网友们的不同意见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政府在制定延长退休年龄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的。换言之,政府在制定延长退休年龄的政策时,必须充分地考虑社会公平问题。”

郑功成认为,如何维护公平,一是延长退休年龄只能小步渐进,只要是小步渐进,年龄越大的人实际延长的时间就越短;其二对于劳动强度大的行业的劳动者,还应当有相应的弹性规定,如工作满若干年后可以自主选择退休或者按照法定年龄退休;三是对于接近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应当有更严格的劳动保护措施等。

针对大多数网友反对延长退休年龄的现象,郑功成认为,政府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以减轻公众对延长退休年龄的疑虑。他建议尽早将延长退休年龄的政策方案交付公众讨论,让大家都有一个较为清晰的人生目标定位。

“如果从2010年或者2015年开始延长退休年龄,真正到65岁退休的人并不是现在的中年人,更不是现在接近退休年龄的人,而应当是刚参加工作不久的25岁以内的年轻人。如果意识到了这一点,或许人们会更容易理解为什么要延长退休年龄,为什么现在就要考虑延长退休年龄了。”郑功成最后说。

(崔丽 王国强 来源:中国青年报)

资本市场:新一轮内需调控突破口

资本市场在热切期盼能够优化供求关系的政策陆续推出,而诸如平准基金等政策措施方能切中资本市场的脉搏,也才有助于实体经济与调控政策导向间形成良性共鸣。

调控政策导向出现了大变化,由之前侧重于“防过热、防通胀”的抑制性措施,转为主动大幅实施积极和扩张的政策导向。而多达4万亿投资资金的拉动,更让新政策的实施力度和实施决心显露无疑。

政策导向大幅度变化是基于经济形势的变化,迫切改变市场参与者的悲观情绪。这样的悲观和观望情绪,无疑会加大调控政策实现“保增长”目标的难度。理论研究早已表明,财政性开支拉动内需只能是一个引子,其目的是为了带动市场自发的投资行动。财政资金投入,或许在短期内能够让GDP等宏观经济数据提升,但是如果市场自发需求无法提振,最终所带来拉动效果的持续性仍无法得到保障。

就以货币政策为例,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调整甚至已经超越了十年前东南亚金融危机时的应对方略。然而,在一些地方,尽管商业银行手里有钱,而且利率一再降低,但面对经济衰退的风险,企业萎靡的投资状况,以及无法提振的市场终端需求,银行却迟迟不愿意放贷。货币政策面对经济衰退有着所谓“用软绳子推人”的描述,可谓形象至极。财政政策方面,随着大规模投资资金注入经济领域,若干年后,投资品变成终端消费品,如果市场内生需求无法提振,这些消费品又能够卖给谁呢?

反观之前股市繁荣时期,在各种消费品旺销的带动下,企业也能够因此而获得收益增长。从长期看,当下中国的股票市场已经处于价值被严重低估的状态,因此通过提振股票市场信心来激励实体经济活力,完全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资本市场在热切期盼能够优化供求关系的政策陆续推出,而诸如平准基金等政策措施方能切中资本市场的脉搏,也才有助于实体经济与调控政策导向间形成良性共鸣。

(马红漫 来源:新京报)